

陝北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

邢向東

陝西師範大學

陝北神木話趨向動詞表達終點位移事件的格式是“ $D_2 + Loc$ ” “ $D_1 + Loc + (D_2)$ ” “ $V + D_1 + Loc + (D_2)$ ”，作連動式前項還有“ $D_{12} + Loc$ ” “ $V + D_{12} + Loc$ ”格式；動趨式帶賓語的首選語序是“ $V + D_{12} + O$ ”，其次是“ $V + D_1 + O + D_2$ ”；“來、去”作補語的格式是“ $V + 得 + D_2$ ”；趨向補語可能式是“ $V + D + 嘞$ ” “ $V + 不 + D$ ”，但“去”須用“ $V + 得 + 去 + 嘞$ ” “ $V + 不 + 得 + 去$ ”；趨向動詞有方位詞化的用法，可充當介詞“往”的賓語。在作趨向補語的基礎上，“上、下、開、開來”演化為體標記，“起”則有表起始體、可能、時間、虛擬等用法。

關鍵詞：晉語，神木話，趨向動詞，位移，語法化

1. 引言

陝北神木話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很有特點。本文首先對神木話趨向動詞表位移的用法和分布進行描寫、分析，加之與陝北、山西晉語和關中話、普通話的比較。其次將方言的共時現象與近代漢語研究成果相結合，對神木話趨向動詞作補語後的語法化過程和機制進行討論。神木話的材料由作者親自調查，其他陝北方言及山西興縣的材料，部分為筆者調查，部分由黑維強等先生提供，其他語料見引用文獻。

爲了表述簡便，本文使用下列代碼： D (Directional verb)=趨向動詞， D_1 =上、下……， D_2 =來、去， D_{12} =上來、上去……， Loc (Locative)=處所成分。

* 本文第一稿曾請柯理思先生審閱，二稿曾請劉勛寧先生審閱。第一稿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的“漢語‘趨向詞’之歷史與方言類型研討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上報告（2009.08.26-28，台北），蒙柯理思、吳福祥、董秀芳、蕭素英等先生提出意見，蔣紹愚、魏培泉、劉承慧、王錦慧等先生的報告對本文的修改亦多有啟發。第二稿在“丁聲樹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暨第五屆官話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報告（2009.10.24-25，開封），蒙劉丹青、趙日新、劉祥柏、吳繼章、史秀菊、羅自群等先生提出意見。審稿人也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存在的錯漏，概由作者負責。

2. 神木話的趨向動詞

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讀音見〈表 1〉。其中“來”因前字聲調而有陽平、輕聲兩讀。

〈表 1〉

D ₂ \ D ₁	上 ʃã ⁵³	下 xa ⁵³	進 tɕiĩ ⁵³	出 tɕʰuəŋ ⁴	回 xuei ⁴⁴	起 tɕʰi ²¹³	開 kʰe ²¹³	過 kuo ⁵³
來 le ⁴⁴	上來 ʃã ⁵³ le ⁰	下來 xa ⁵³ le ⁰	進來 tɕiĩ ⁵³ le ⁰	出來 tɕʰuəŋ ⁴ le ⁴⁴	回來 xuei ⁴⁴ le ⁰	起來 tɕʰi ²¹³ le ⁴⁴	開來 kʰe ²¹³ le ⁴⁴	過來 kuo ⁵³ le ⁰
去 kʰəŋ ⁴	上去 ʃã ⁵³ kəŋ ⁰	下去 xa ⁵³ kəŋ ⁰	進去 tɕiĩ ⁵³ kəŋ ⁰	出去 tɕʰuəŋ ⁴ kəŋ ⁰	回去 xuei ⁴⁴ kəŋ ⁰	起去 tɕʰi ²¹³ kəŋ ⁰		過去 kuo ⁵³ kəŋ ⁰

就詞表來說，神木話趨向動詞的特別之處在於有“起去”，沒有“開去”。這是晉語方言的共同特點。

神木話的“回”有兩個意思，其一與普通話“回”相同，其二指“進”，後者是更地道的方言用法。相應的“回來、回去”也有兩個意思。如“回家來”分別指“回到家裡來”和“（走）進家裡來”，根據語境不同而有不同。這也是陝北晉語的普遍特點。

從讀音看，“來”單用及在“出來、起來、開來”中讀陽平 [le⁴⁴]，在其他複合趨向動詞中讀輕聲 [le⁰]。“去”單用時讀入聲、送氣聲母 [kʰəŋ⁴]，在複合趨向動詞中讀輕聲、不送氣聲母 [kəŋ⁰]。¹

3. 神木話趨向動詞表位移的用法

3.1 趨向動詞單獨作謂語

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可以單獨充當謂語。其中，“來、去”和“上來、上去……”等用法十分自由，可以獨立作謂語，也可構成連動式等，時間上不受限制，可以用於已然句和未然句。² 例如：

¹ 關於神木話輕聲的讀音和條件，請參看邢向東 (2002:134-154)。

² “開來”是例外，它的意義高度虛化，不能作謂語，只能在動詞後表示位移方向和起始義，詳見下文。

- (1) 那些他們來了。
- (2) 我們出去也我們要出去。

“上、下、回、出”等也可以單獨作謂語，但不如“來、去”等自由，只能用於未然句，說明自己將要做位移動作或命令對方做位移動作，不能構成已然句。如“我上也我要上了。指從低處向高處位移”“你回吧你進吧”“你先出”。³

3.2 趨向動詞帶處所賓語

神木話的“來、去”可以直接帶處所賓語表示位移的終點，這時“來、去”分別讀 [lɛ⁴⁴]、[kʰəŋ⁴⁴]，處所賓語後須重複該詞，但讀輕聲 [lɛ⁰]、[kəŋ⁰]，即“來 [lɛ⁴⁴]/去 [kʰəŋ⁴⁴]+Loc+來 [lɛ⁰]/去 [kəŋ⁰]”。如：

- (3) 賈處長明兒來神木來也。
- (4) 我去西安去也。
- (5) 你來紅城淖爾過五一來吧。
- (6) 那個娘的去北京看病去也他媽要去北京看病。

從語序看，“來、去”表示位移時，不能用“到+Loc+D₂”的格式，如例(3)不能說成“賈處長明兒到神木來也”，例(4)不能說成“我到西安去也”。即使在連動式中充當前項，也不能用“到+Loc+D₂+VP”格式。如例(5)不能說“你到紅城淖爾來過五一來吧”。

綏德、佳縣、吳堡、清澗等陝北晉語表位移時，更多地用“Loc+D₂”格式，如吳堡話：“我榆林去也。”“我街上去也。”“咱柳林串去來吧。”這一點與神木話不同。

“上、下、回、進、過、出”等不能單獨帶處所賓語表示位移的終點，而要用“D₁+Loc+D₂”格式，否則句子站不住。但充當連動式前項時，處所詞後不需帶“來、去”。例如：

- (7) 我們上縣上去也。
- (8) 我們下榆林去也。
- (9) 你先出街上去你先到街上去。

³ 神木話有“起開”一詞，只能作謂語，不能作補語，本文將其排除在趨向動詞之外。

- (10) 你情 [tɕʰi⁴⁴] 回家裡來 你儘管進家裡來。
(11) 進老張家行拉了一陣兒話 到老張家裡聊了一會兒天。
(12) 過□ [nie²¹³] 東房孀孀家借上幾個盤子去 東房你孀兒家借幾個盤子去。

以上句子，同樣不能說“到……D₂”，如例(9)不能說“你先到街上去”，例(10)不能說“你情到家裡來”。

複合趨向動詞可以帶處所賓語構成“D₁₂+Loc+VP”格式，不過句中分布受限，只能充當連動式的前項。例如：

- (13) 上去大柳塔給我打電話。
(14) 回家裡睡了一覺。
(15) 下去井底下好好兒操心些兒 下到井下好好兒小心。
(16) 等你回來神木再說。

當句子既帶當事實語又帶處所賓語時，神木話可以用“D₁₂+Loc+NP”格式，不過只能構成祈使句和充當“看見”等少數感知動詞的賓語，不能構成存現句。而且沒有平行的“V+D₁₂+Loc+NP”結構。例如：

- (17) 下來底下幾個到下面來幾個人，不要都擠在車上。（*到底下來幾個。）
(18) 趕緊上去大柳塔幾個人趕緊到大柳塔去幾個人。（*趕緊到大柳塔去幾個人。）
(19) 我看見上去窯頂上一隻貓兒 我看見一隻貓上窯洞頂上去了。（比較：窯頂上上去一隻貓兒。）
(20) 明明兒看見回去咱們家一個人麼 明明看見咱家進去一個人嘛。（比較：咱們家回去一個人。）

“過”以及類似趨向動詞的“走”帶處所賓語可以表示位移的途徑，例如：

- (21) 你們去成都過西安不？
(22) 神木去北京要過太原嘞。
(23) 要走鄂爾多斯才能到包頭嘞。
(24) 你這回去呼市走薛家灣也走包頭也 你這次去呼市過薛家灣還是過包頭？

值得注意的是，位移的源點只能用介詞“朝從、在、向”介引，放在趨向動詞前面。在地道的神木口語中，“下山、下梁、下樓、下炕、出村、出溝”等都不能說。“下車、出國、起床”能說，但都帶有普通話色彩，應是受普通話影響而

出現的，如“起床”在地道口語中的說法是“起”。例如：

(25) 我朝從大柳塔來。

(26) 那些倒 [tsɔ⁵³] 朝從溝裡出來了他們已經出了溝了。

這樣，在神木話中，表位移終點和位移源點的方式正好形成互補關係。前者不能用“介+Loc+D”結構，後者只能用這種結構。

3.3 趨向動詞作補語及與賓語的位置關係

趨向動詞作補語時，不論結構形式還是讀音形式，都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來、去”，動趨之間必須加“得”，補語讀語法重音；另一類是“上、下……”和“上來、下來……”，動趨之間不能加“得”，補語不讀語法重音。

3.3.1 “來、去”作補語

“來、去”充當趨向補語，不能直接置於位移動詞“走、跑、刮[kua²¹³]跑、逛跑”等後面，而要用助詞“得[təʔ⁰]”連接。動趨式後面可以帶當事賓語作謂語，或帶處所賓語充當連動式前項。其中補語“來[lɛ⁴⁴]/去[kʰəʔ⁴]”讀語法重音。例如：

(27) 北面個[kuo⁰]走得來[lɛ⁴⁴]一個人北面走過來一個人。表示正在走來。

(28) 那和尚一下倒[tsɔ⁵³]跑得來[lɛ⁴⁴]了那傢夥一下子就跑來了。

(29) 一下跑得去[kʰəʔ⁴]四個人，那些哪能伺應下嘞一下子去了四個人，他們怎麼招待得了呢。

(30) 投走得去[kʰəʔ⁴]大柳塔就黑了等走到大柳塔天就黑了。未然句。⁴

⁴ “V_{位移}+ [təʔ⁰]+D₂”也可能是偏正短語，這時“走/跑”等充當狀語，表示行為的方式，要重讀，“來/去”是中心語，不重讀。其中的“[təʔ⁰]”相當於北京話的“著”，也許記作“地”更恰當。例如：“你咋價走[təʔ⁰]來了你怎麼走著來了？”“趕緊跑[təʔ⁰]去[kʰəʔ⁴]，不敢營誤了快跑著去，別拖拉了。”這時，“[təʔ⁰]”可用表示動作方式的“上”替換，如前兩例可以說成“你咋價走上來了？”“趕緊跑上去……”。

因此，神木話的“V_{位移}+ [təʔ⁰]+D₂”結構是同形異構體，有歧義。兩種結構的區別是：第一，說話時，偏正結構須重讀充當狀語的位移動詞，目的是強調動作方式，述補結構不能重讀位移動詞；第二，偏正結構中的“[təʔ⁰]”可以用“上”替換，述補結構中的“[təʔ⁰]”不能用其他詞替換；第三，偏正結構的“來/去”後一般不帶賓語，述補結構的“來/去”後則可帶表人、動物

“來、去”在[+致移]義動詞“搬、挪、搨[nɔ²¹³]扛、抬、送”等後面作補語，也要用“得”連接。動詞的受事可以充任句子主語、介詞賓語或動詞賓語，後者要置於補語之後，不能在動趨之間。例如：

- (31) 禮錢給□[niɛ²¹³]你姑姑捎得去了。
(32) 你把那撚兒山藥給咱拉得來你把那點兒土豆拉來。
(33) 我哥哥拿得來一箱子狗頭棗兒。
(34) 夜裡給小王拿得去三百塊錢昨天給小王拿去三百塊錢。
(35) 你給老王家送得去兩罇罇酒你給老王家抬兩罇子酒送去。
(36) □[niɛ²¹³]兩個給咱搬得來兩張桌子你們倆給咱搬兩張桌子來。

3.3.2 其他趨向動詞作補語

D₁單獨充當趨向補語的情況不一，“上、下、起、開、過”可以，如“拿上、擱下、端起、躲開、擱過”等，補語不讀輕聲。如果要後接賓語，只能跟受事賓語，不能跟處所賓語，“爬上山”、“走過教室”等都不能說。“進、出、回”則既不能單獨作補語，也不能帶賓語，“拿出一封信”、“走進教室”等也不能說。

複合趨向動詞充當補語相當自由，不帶處所賓語時跟普通話沒有什麼不同。動詞與趨向補語之間不加“得”，讀音和單用時相同。如：

跑出來 走進來 爬出來 拿進來 搨扛進來 提起來
跑進去 走出去 爬進去 拿出去 搨扛出去 放上去

3.3.3 複合趨向補語帶賓語

3.3.3.1 帶處所賓語時的語序

動趨式帶處所賓語表示位移終點時，神木話的常用格式是“V+D₁+Loc+D₂”。一般情況下，如果結尾部分沒有“來/去”，句子就站不住，如不能說

的賓語（例(29)）和表位移終點的處所賓語（例(30)），再如：“你跑得來神木做甚來了？”第四，如果要翻譯成普通話，偏正結構要譯成“走著來、跑著去”，動補式要譯成“走來、跑去”。

劉丹青先生在討論中指出，蘇南吳語中普遍存在和神木話相同的“V+得+趨”式歧義結構，並提醒作者能否在結構上找到分化的方法。

“*我們一搭一起走進家裡”、“*把這些菜抬進家裡”。只有當處所詞是三個以上音節時，結尾處偶爾可以不帶“來/去”，如“我整整兒走了一天才走回咱們村”。例如：

- (37) 剛去了三個月倒逛跑回家來了。
- (38) 把這些山藥土豆倒進窖裡頭去。
- (39) 把貓兒斷出外頭去趕出院子裡去。
- (40) 要是不用的話，就把車子推回咱們家來。

動趨式帶處所賓語充當連動式前項則比較自由，可以用“V + D₁₂ + Loc”和“V + D₁ + Loc + (D₂)”格式。前者與例(13)-(16)相平行。例如：

- (41) 你跑回來神木做甚來了。＝你跑回神木（來）做甚來了你跑回神木來幹什麼？
- (42) 硬斷回去家裡把書刁下。＝硬斷回家裡（去）把書刁下硬是追到家裡把書搶下來。
- (43) 咱拿上去山上再分。＝咱拿上山上去再分咱拿到山上再分。
- (44) 這袋子白麵背回去家裡還把人熬死著嘞。＝這袋子白麵背回家裡去還把人熬死著嘞這袋兒白麵背到家裡能把人累死。

與趨向動詞作謂語相同，神木話不能用“V + D₁ + Loc + D₂”表示位移動作的源點，如不能說“*跑出禮堂來”“*跳下桌子去”“*抬下桌子去”“放起地上去”，只能說“朝/從禮堂跑出來”“朝/從桌子上跳下去”“朝/從樓上抬下去”“（把風箏）朝/從地上放起去”。也不能用“V + 過 + Loc”表示位移的途徑，如不能說“*走過教室（邊邊）”“跑過大街”，只能說“朝/從教室邊邊上走過去”“朝/從大街上跑過去”。就這一點來看，神木話和普通話不同，與關中話部分相同，部分不同。⁵

⁵ 據唐正大(2008)的考察，關中話表達終點位移事件的格式是：“V + 到(ə) + G + Loc（處所詞 + 方位詞） + D_d（來/去）”。用唐正大的表示法把神木話這一格式表達出來是“V + D_n + G + D_d”，兩者存在較大的差異。柯理思(2008:219)描寫，山西嵐縣話表達終點位移事件的類型與神木相同，如：“把俺妹妹送回住舍去哩（把妹妹送回家去了）。”說明晉語方言在這一點上存在一致性。關中話表達源點位移事件的格式是“介 + G + Loc + V + D_n + /到(ə) + D_d”，神木話與之基本相同。

3.3.3.2 動趨式帶受事、當事賓語時的語序

神木話的動趨式帶受事、當事賓語，其首選位置是趨向補語之後，其次是趨向補語之間。即“ $V + D_{12} + O$ ” > “ $V + D_1 + O + D_2$ ”，沒有“ $V + O + D_{12}$ ”格式。陳述句和祈使句情況相同。如“你給我拿下來一本書”最常用，“你給我拿下一本書來”可以說，但頻率低於前句，“你給我拿一本書下來”完全不能說。這樣，神木話就比普通話少了一種語序（陸儉明 2002:13-14）。例如：

- (45) 你給咱表請求、商量語氣搬過來一個凳凳。 > 你給咱搬過一個凳凳來。（*你給咱搬一個凳凳過來。）
- (46) 你敢表確認語氣給家裡寄回去一撚兒錢你給家裡寄一點錢回去。 > 你敢給家裡寄回一撚兒錢去。（*你敢給家裡寄一撚兒錢回去。）
- (47) 外頭飛回來進來一個蠅子。 > 外頭飛回一個蠅子來。（*外頭飛了一個蠅子回來。）
- (48) 老張搵 [nɔ²¹³] 扛進來一麻袋山藥土豆。 > 老張搵進一麻袋山藥來。（*老張搵了一麻袋山藥進來。）

這時不能用“ $V + D_{12} + Loc + NP$ ”格式，如例 (46) 不能說成“你敢寄回去家裡一撚兒錢”。反映出趨向動詞作謂語和作補語在組合能力上的不平衡性。

3.4 趨向補語的可能式和反復問形式

趨向補語可能式的形式因趨向動詞而有所不同。除了“去”以外，其他趨向補語可能式的肯定形式是“ $V + D + 嘞$ ”，中間不帶“得”，和普通話及其他北方方言不同。否定形式是“ $V + 不 + D$ ”，和普通話相同。反復問形式是肯定否定相疊，但中間不帶“嘞”。例如：

- (49) 我真兒就能拿來嘞我今天就拿得來。
- (50) 這撚兒炭我們兩個抬回去嘞這點兒煤我們倆能抬回去。
- (51) 臨到頭上到需要的時候連三百塊錢也掏不出來。
- (52) 你搵 [nɔ²¹³] 起搵不起這根檁子你扛得起扛不起這根檁？

“去”充當補語時，只有帶“得”才能構成可能式的肯定式、否定式以及反復問形式，不帶“得”的形式不能成立。“ V 得去”後仍帶“嘞”表示可能。同

時，由於音節的關係，否定式和反復問中將賓語放到後頭的頻率極低。例如：

- (53) 我一個人就搵 [nɔ²¹³] 得去嘞我一個人就扛得去。
 (54) 捆成一捆捆就背得去嘞捆成一捆兒就背得去。
 (55) 這孩兒真兒拗住了，死下也哄不得去這孩子今天拗住了，好歹都哄不去。
 (56) 你能把改霞勸得去不 你能把改霞勸得去嗎？/ 你把改霞勸得去勸不得去 你能把改霞勸得去嗎？

因此，“去”和其他趨向補語在帶不帶“得”上處於不平衡狀態。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可以作兩點分析：

第一，趨向補語可能式的肯定形式“V來嘞”“V得去嘞”，當是用表肯定判斷的方式表示可能，與結果補語可能式的表達方式（吃完嘞/吃不完；做好嘞/做不好）相一致。如果把這個補語“硬譯”成普通話，神木人會說“拿來呢、掏出來呢”等，可以證明末尾的“嘞”表斷定語氣。

第二，神木話“來/去”作補語構成的動趨式是“V得來/V得去”，“去”的可能式是“V得去嘞/V不得去”，這兩種格式的存在表明，“V來嘞、V不來”的早期形式也當是“V得來嘞、V不得來”，後來受結果補語可能式的同化，刪除了其中的“得”，但“去”仍然保留了原來的格式。至於“去”的可能式為什麼不和“來”及其他趨向動詞同步，可以解釋如下：神木話的“去”緊跟動詞時必須讀[kəʔ⁰]，而作補語的“去”讀[kʰəʔ⁴]，其讀音、功能平行對立，位置互補，如果可能式刪除“得”，就會打破這種格局。可以認為，內部結構的系統性抵制了來自其他動補式、動趨式的類推力量。

3.5 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

“往”是表示位移方向、終點的介詞，其後常常介引方位詞等表方所的詞語。如“往南走”“往東面拐”“往家裡搬”“往高處抬”等。值得注意的是，神木話的趨向動詞也可在“往”的後面表位移的方向、終點。如：

來：	往來走	往來搬	去：	往去走	往去搬
上：	往上貼	往上抬	下：	往下刮	往下扶
進：	往進搬	往進走	出：	往出抬	往出掏
回：	往回走	往回開	起：	往起擱	往起站
開：	往開撻扯	往開滾	過：	往過抬	往過拆拿

上來：往上來拿	往上來抬	上去：往上去舉	往上去抬
下來：往下來抬	往下來溜 _{出溜}	下去：往下去拿	往下去溜 _{出溜}
進來：往進來搬	往進來擣 _{搗、伸}	進去：往進去擣	往進去斷 _趕
出來：往出來拉	往出來拆 _拿	出去：往出去搬	往出去斷 _趕
回來：往回來抬	往回來勸	回去：往回去走	往回去拿
起來：往起來抬	往起來坐	起去：往起去放	往起去舉
開來：往開來搬	往開來想		
過來：往過來挪	往過來擠	過去：往過去挪	往過去拆 _拿

從以上各例可以看出，所有趨向動詞都能在“往+D+V [+位移，+致移]”格式中出現。其中單音節詞的出現頻率更高。它們在句子中充當狀語，可用於感歎句以外的任何句類。例如：

- (57) 那裡都拾掇好了，能往去搬了_{能搬去了}。
(58) 把腦往起抬，撐成近視眼著也_{抬起頭來}，小心把眼睛看成近視眼。
(59) 把腿往開來挪給下兒，把人卜爛得_{把腿往一邊挪挪}，絆人哪！
(60) 真兒今天的風不大不小，好好兒往起去放風箏。

在充當介詞“往”的賓語這一點上，趨向動詞非常像方位詞，請比較：

往外走	往裡走	往前挪	往後挪
往裡頭走	往外前外頭走	往左面挪	往右面挪
		往前面挪	往後面挪

可以說，神木話中發生了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即趨向動詞具有了方位詞的特點。由於“上、下”同時屬於趨向動詞和方位詞，所以，當“上、下”放在“往”後頭，動詞表示 [+位移/+致移] 時，可以進行兩種分析，如：“往上走、往上爬、往上挪、往上拿、往上擱、往上放”後頭可以加“來/去”變成“往上來走/往上去爬”等，應看作趨向動詞方位詞化後作介詞賓語，但也可以說成“往上頭走、往上頭爬……”，即方位詞作介詞賓語，而“往上看、往上瞭望、往上瞅”等 [-位移] 動詞作謂語時，就只能分析為方位詞作介詞賓語。這種能作兩可分析的現象，正是導致說話人將趨向動詞重新分析為方位詞的橋樑。神木話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反映了語言中事物的位移與其所處的方位之間的相通性。是一種由動而靜的演化方式。陝北、關中方言都存在同類現象。⁶

⁶ 柯理思 (2009) 對官話中“往+回/起/出+V”的用法作了系統的調查，並討論了其形成過程。她

4. “上、下、起、開、開來”作補語後的語法化⁷

“上、下、起、開、開來”等充當補語以後，在神木話中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語法化，其結果、路徑都與普通話有一定的差別。

4.1 “上”的語法化

“上”除了表位移外，還可表結果，且能構成可能式。⁸ 根據前面動詞的不同而有“達到、到、住、過”等意思，可以歸納為“達成”義。例如：

- (61) 則麼吃上好水了 總算吃到好水了。/ 動彈一天幹一天活兒連頓飽飯也吃不上。
- (62) 這搭兒曬上太陽嘞 這兒能照得到太陽。/ 這搭兒曬不上太陽 這兒照不到太陽。
- (63) 這下咋也挨上我了 這下大概輪到我了。/ 再咋也挨不上你分家產 無論如何都輪不到你分家產。
- (64) 你和我大相跟上 你和我爸一起走。/ 我們兩個相跟不上 我們倆走不到一起。

由作結果補語進一步虛化，“上”可以在動詞、形容詞之後和動賓之間表“達成體”。⁹ 所謂“達成”，是指動詞、形容詞短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狀態已經出現，但還未結束；或在量上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上”附著在持續動詞或形容詞之後，表示開始並繼續，附著在非持續動詞和名量、時量、動量賓語之間，表示這個行為的達成。

將這類格式與“往+方位詞+V”格式合稱為“副詞性成分”。柯理思的調查結果是，官話中可以這樣用的趨向動詞有“回、起、進/出”幾個，西北方言中能夠進入該格式的趨向動詞更多。

⁷ 神木話的“起、出”等有許多引申意義，本節主要討論語法上的引申用法，對意義上的引申不作描寫。略舉數例：“說不上”表示“有可能、難說”：這事情還說不上能行嘞。真年今年能考上研究生不？而著還說不上著嘞現在還難說。“估起”表示“算起來”：估起也不算貴。“出”引申指“出貨”：吃出/吃不出（蕎麵吃不出，軟米吃不出）、蒸不出、煮不出。

⁸ 在“上”和“下”的虛化用法中，還應分出結果補語和動相補語兩個階段。為了不影響對主要問題的討論，本文不嚴格區別結果補語和動相補語，統稱為結果補語。

⁹ 筆者在《陝北晉語語法比較研究》中，表示贊同劉勛寧先生關於“了”為實現體標記的觀點，但因為我們將“上”所表示的語法意義歸納為“實現”，所以暫時將動詞後的“了”歸入完成體標記。2009年9月，趁劉先生到陝西師大講學，筆者曾就這一點向劉先生請教，經過反復推敲，目前我們認為，“上”可以歸入“達成體”，“了”應為“實現體”的標記。“上”與“了”的根本區別在於，“上”表示的是非完整體，“了”屬於完整體。劉先生指出，“達成”的功利性、目標意味比“實現”強。

這時，其讀音有明顯的變化：作補語時讀 [ʂǎ⁵³]，一般不輕讀。作體標記後發生弱化，聲母變為 [x] 甚至脫落，讀 [xǎ⁵³-xǎ⁰-ǎ⁰]，緊緊黏附在前字後頭，其中在動、賓之間最弱，音節獨立性最差，有時僅在前音節上增加一個模糊的 [ǎ]。如“踢上兩腳”讀 [tʰiǎ⁴⁵³ liǎ²¹ tɕiǎ⁷⁴]，“耍上麻架”讀 [ʂuaǎ²¹⁵ ma⁴⁴ tɕia⁵³]。

由於“上”表結果和表達成體之間是漸變關係，所以當句子表示某件事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結果，且賓語不表數量時，就可能有兩種分析，甚至可能造成歧義。如下面兩句話都有 a、b 兩種理解。a 義的“上”可用普通話“到”來對譯，是結果補語；b 義的“上”則找不到合適的詞對譯，只能用“開始VP……”翻譯，是達成體標記。

(65) 神木人享受上免費醫療了。

a 義指“神木人享受到了免費醫療”，否定式是“神木人沒享受上免費醫療”，不強調時間性。b 義指“神木人開始享受免費醫療了”，否定式是“神木人還沒享受上免費醫療來嘞神木人沒有開始享受免費醫療呢”（來嘞：先事時助詞＋語氣詞，可勉強對譯為“呢”）。從否定句可以看出，表 b 義時句子強調時間因素，即在一定時間範圍內事件進行的狀態，而這正是體意義的反映。如果句子中指明時間，或動詞後帶數量賓語，則只有“達成體”一種理解：神木人 09 年享受上免費醫療了。神木人享受上免費醫療三年了。

(66) 我們領上補貼了。

a 義指“我們領到補貼了”，即補貼拿到手了，否定式是“我們沒領上補貼”。b 義指“我們開始領補貼了”，但現在是不是拿到手可不一定，否定式是“我們還沒領上補貼來嘞”。如果說“我們領上補貼多時了”，也只有“達成體”一種理解。¹⁰ 再如：

(67) 我們一共尋上 [ʂǎ⁵³] 三個人我們一共找到三個人。（已然句，表結果）

(68) 給我們尋上 [ǎ⁰] 三個人就夠了替我們找三個人就夠了。（未然句，表達成體）

上面幾例的兩重解釋，反映出“上”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達成體標記，曾經過重新分析。

¹⁰ 上兩例是就字面來分析的，實際口語中，根據“上”的讀音輕重，一般能夠區分 a、b 兩義，不會造成歧義。

“上”充當達成體標記，不僅意義高度虛化，形式和功能也有一系列變化。讀音弱化已見上文，功能上有三點：①不能構成“V不上”的可能式；②搭配的動詞範圍擴大，“上”表結果時，主要結構式是“V_[+持續]+上(+O)”，此時大量出現“A+上”、“V_[-持續]+上”等結構，出現“扔丟上（五百塊）、減上（二十）、給上（兩個饅饅）、離上（兩回婚）、死上（三回）”等動詞的詞彙意義與“上”的趨向義、結果義本不相容的搭配；③賓語的範圍由名詞、“數量+名”向時量、動量賓語擴展，出現了“爬上一陣兒、吹打上一氣、走上三回、哭上兩鼻子、踢上兩腳、笑話上一頓”等結構。劉丹青(1996)指出：“動詞和動量補語（即本文的動量賓語——引者）之間應該是完成體助詞常用的位置。”（劉丹青1996:16）這個判斷也適用於“上”。例如：

- (69) 咱把東西貼上，人熬上，最後還教人家超賤上咱貼著東西，人累著，最後還得讓人家罵著。
- (70) 真年今年這個天，這陣兒倒冷上了這時候就開始冷了。
- (71) 我洗上衣裳了開始洗衣服了，這陣兒走不了。
- (72) 你扔上丟了那麼多東西還不教人說。
- (73) 150 減上減去 30 等於 120。
- (74) 你給上他十塊錢，不要教那嚎你給他十塊錢，別讓他哭。
- (75) 那個再貪污上幾百萬他再貪污幾百萬也判不了死刑。
- (76) 教人家笑話上一頓則麼高興了讓人家嘲笑一頓就高興了。

以上各例，不帶“上”大都站不住，少數可不帶的意義有變化。例(70)之類表天氣變化的形容詞謂語句可以不帶，但沒有“上”時單純表示發生了由“不冷”到“冷”的變化（句尾“了”的作用），沒有“開始冷並會繼續冷”的意義。例(73)也可不帶“上”，這時“達成”義消失，只表示一般的“減掉”，而且口語中會自然地說出“上”來。在這類句子中，“上”已經完全脫離了空間、結果範疇，只能表示抽象的事件的“達成”，是單純的體助詞。

值得注意的是，“上”用在非持續動詞和數量賓語之間時，只能用於未然句，或者充當條件句、讓步句的前分句，不能用於已然句。如最後 5 例。其原因在於，“達成”形成於“V_[+持續]+上”結構，本來的語義特徵是“開始並繼續”，是無界的；後來搭配範圍擴及“V_[-持續]+上+O_[+數量]”，而“V_[-持續]+O_[+數量]”則是有界的，兩者存在矛盾。未然句表達尚未發生的意願、命令等，條件句、讓步句的前分句帶有虛擬性，句中的數量賓語表示說話人希望、虛擬出現的結果，

都無所謂“有界還是無界”，這就與“V[-持續]+O[+數量]”的有界性不矛盾了。換句話說，只有在未然句中，“上”的達成義同“V[-持續]+O[+數量]”的有界性的矛盾才被中和。有的句子離開具體的語言環境難以判斷是已然句還是未然句，其實它們是時間上的“中性句”，只表示一般的事情或道理，並不強調已然和未然，如例(73)。

在達成體標記的基礎上，“上”又可黏附在及物動詞上，成為類似後綴的成分，相當於普通話的“著”。“V+上”充當連動式前項，表示後項的方式。例如：

- (77) 聽上：聽上□[nie²¹³]你哥哥甚也鬧不好聽你哥哥的話什麼都搞不成。
(78) 哄上：哄上教做營生哄著讓幹活兒。
(79) 提上：提上根棍子去哪去也提著根棍子要去哪兒？
(80) 跟上：跟好人，出好人，跟上師婆會跳神跟著巫婆會跳神。(諺語)

由達成體標記引申出的另一種用法是，構成類似熟語的“的”字短語“V及物上+的”，表示“可V的”，可用於肯定式和否定式，但以否定式更常見，如“說上的（沒個說上的）、做上的（尋個做上的、沒個做上的）、罵上的（沒個罵上的）、誇上的（沒個誇上的）”等，“上”的作用仍然相當於一個後綴，表示的正是達成意義。

由於普通話沒有達成體標記，因此翻譯神木話的“上”時頗難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或用“開始”等詞彙手段代替，或譯成“著、了”，或乾脆譯不出來。

“上”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謂語 → 趨向補語 → 結果補語 → 達成體標記 → “V上”表方式
“V上+的”短語

4.2 “下”的語法化

“下”作補語讀[xa⁵³]。由作趨向補語引申為結果補語，可以構成肯定和否定的可能式。例如：

- (81) 我拿搓板兒硬把狗的洗下了我用搓板生生把它洗掉了。/油膩太厚了，洗衣機洗不下洗不掉。
(82) 這麼大一孔窯能窰[ɣ̃⁴⁴]下十個人嘞這麼大一孔窯洞，住得下十個人。/家

裡擠得爽利窠不下家裡擠得實在住不下。

- (83) 不要看不是個兒養的，也可親下嘞別看不是親生的，其實真能親得下。/公公婆婆再咋也親不下公公婆婆再怎麼說也不能發自內心地親。
- (84) 老師講的我解[xe⁵³]下了懂了。/我一滿解不下實在不懂。
- (85) 而著這孩兒，能得吃去吃不下，穿去穿不下現在這孩子，慣得吃的嫌不好，穿的也嫌不好。
- (86) 我們女子問下人家了我們家姑娘找到婆家了。/二十大幾的女子了問不下個人家二十大幾的姑娘找不到個婆家。

其中例(81)表示脫離原來的位罝，例(82)表示能滿足要求，例(83)(84)表示能做到，“解下/解開”是陝北話的特徵詞語，例(85)只有否定句，表示不願做某事，難以找到普通話詞語來對譯，例(86)表示事情有了結果。“下”的上述用法儘管很抽象，但尚能歸納為某一類結果意義，其中有的可用“了[liɔ²¹³]”¹¹替換，可見屬於結果補語。

- (87) 一陣陣擔下一甕水一會兒擔了一缸水。
- (88) 做買賣短下人家錢了做買賣欠了別人錢了。
- (89) 那個他可沒少說下你的壞話。(比較：他說不下我幾句壞話吧?)
- (90) 打麻架可多輸下錢兒了打麻將可輸了不少錢。

這類句子由動賓短語充當謂語。“下”的意義更抽象，表示行為的結果已經成就，可用“了₁[liɔ⁰]”替換，不能省去。及物動詞都能進入這類結構，如“請下人、認下個乾兒子、出下事、買下票、幸價下毛病、踏下饑荒欠了債、起下名字、和下人爲下人、惹下人、可沒少送下、可多送下了”等，從語音形式看，這時的“下”可輕讀可不輕讀，爲[xa⁵³/xa⁰]，不過它們仍可構成“V不下O”的可能式，如“擔不下一甕水”“短不下你的錢欠不了你的錢”“給不下多少”“長[tɕ^hã⁴⁴]不下多不了多少”。可見還沒有語法化爲純粹的體標記，處在結果補語和完成體標記之間的過渡階段。

- (91) 這家人缺下德了，淨出橫事嘞這家人缺了德了，淨出兇險的事。
- (92) 老李娘的歿下三天了老李他媽死了三天了。

¹¹ 神木話“了”有三讀，讀[liɔ²¹³]是實義動詞，可作謂語和補語，可帶賓語；讀[liɔ⁰]是實現體助詞，位於動詞之後、動賓之間；讀[le⁰]是語氣詞兼當事時助詞（有人叫已然體助詞），位於句末。

(93) 家裡來下一坵都人家裡來了許多人。

(94) 一個禮拜去下三回一星期去了三趟，你也去得太勤了吧。

以上例句沒有“V不下”形式，動詞由及物擴展到不及物（歿、死、來、去），賓語由受事擴展到當事（例(93)）、時間（三天）、動量（三回），“下”只表動作結果的實現。這時只能輕讀為[a⁰]，緊緊黏附在前字上，甚至與前字合音為一個半音節。可以用“了₁[lɔʔ⁰]”替換，不能省去。體標記的特徵更加明顯。其他如“騙下人、哄下人、吹下牛、跌下順做了有理的事、錯下三道題、等下兩個鐘頭”等都沒有相應的可能式，應屬典型的體標記。

在形容詞謂語句中，“下”表示抽象的變化義。“A+下”著眼於現在與過去的比較，表示事物的狀態（主要是其程度）發生了變化。它的搭配能力極強，前面的形容詞既可以是積極義的，也可以是消極義的，因此“下”的作用是抽象地表示狀態及其程度的變化，已經突破了“由強到弱”的語義限制。有些意義對立的反義形容詞，都可以對稱地使用“下”。如“大下/猴小下、寬下/窄下、暖下/冷下、紅下、綠下”（石毓智 1992）。這一點對於認識“下”的語法性質是十分重要的。在比較的語境中，“A+下”的後面還可帶數量賓語。如：

(95) 你看去胖下了你看著胖了。/我這幾年才瘦下了。

(96) 白夜兒一天比一天長下了，黑地一天比一天短下了白天一天比一天長了，夜晚一天比一天短了。

(97) 真兒比夜裡要冷下三四度嘞今天要比昨天冷了三四度呢。

(98) 這條縫子又比那兩天寬下一寸了這條縫兒又比前兩天寬了一寸了。

需要強調的是，在形容詞謂語句中，位於句尾“了”前的“下”可以省去，省去後前後比較的作用明顯減弱。如“猴小下了”強調“變小了”的過程義，說話人心目中有明確的參照時間，“猴小了”則只是說“小了”，沒有參照時間，不強調“變小”的過程。

“V/A+O”之間的“下”可用“了₁[lɔʔ⁰]”替換，替換後句義有所不同：帶“下”的句子有比較的意味，帶“了”的則沒有。如例(93)“家裡來下一坵都許多人”有“嫌多”的意味，當事賓語如果變成“三個人”，就只能說“家裡來了三個人”，是純客觀的敘述。再如例(97)如果不帶“要”“嘞”，也只能說“真兒比夜裡冷了三四度”。“下”和“了”之間的這種區別，可以歸納為：“下”帶有主觀性，往往給句子帶來比較的意味，“了”沒有主觀性，不會帶來比較意味。這

是“下”的原始趨向義仍在發揮作用的結果，同時表明其語法化並不徹底。¹²

“下”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謂語 → 趨向補語 → 結果補語 → 完成體標記

4.3 “起”的語法化

“起”的趨向義是由下向上移動，著眼點在起點。在位移動詞、致移動詞後作補語。可以和“起來”互換。例如：

站起	摺[nɔ ²¹³]起扛起	背起	裝起
站起來	摺起來扛起	背起來	裝起來

當前面的動詞與位移無關時，“起”表示事情做好了、做完了等結果意義，大致表“做好”可以跟“起來”互換，“做完”不行。如“紮涮起/起來打扮起來、請起/起來（人）指說媒、說合、收拾起、收緊收拾起”等，再如：

(99) 演員都是穿扮起/起來打扮起來好看。

(100) 行李都打攞起了行李都收拾好了。

進一步引申為可能補語，表示“有/沒有……的能力（尤指經濟能力）”，常用於否定句和反復問，有的完全不用於肯定句。這時不能用“起來”替換。普通話“起”也有這種用法（呂叔湘 1999:441）。例如：

(101) 甲：要不咱們打賭來吧。

乙：我們可打不起。

(102) 甲：咱去北京串去來咱們到北京玩兒去吧。

乙：你能串起嘞，我們是串不起你能玩兒得起，我可玩兒不起。

由表能力又進一步虛化為表“可能”，用“V/A + 不 + 起”表示“不會V/A”，即“沒有……的可能”。這時，“起”只能用於否定的未然句。其中部分動詞可用“V起V不起”表反復問，但頻率不如否定形式高。普通話的“起”不能這樣用。例如：

¹² “下”和“了”的關係錯綜複雜，這裡只是簡單提及。本文暫將“了”歸入實現體標記，“下”歸入完成體標記，容今後全面考察。

- (103) 晌午吃了三個饅饅兩碗菜，餓不起中午吃了三個饅頭兩碗菜，不會餓。
- (104) 真兒咋也昏不起了吧今天大概不會頭昏了吧？
- (105) 你說那兩個嚷起嚷不起你說他們倆會不會吵起來？
- (106) 沒吃甚難消化的東西，肚子憋不起肚子不會脹。

值得注意的是，與之相對的肯定可能式是“V/A+也[ia⁰]”，而不是“V+起”，如“下也會下雨/下不起不會下雨、冷也會冷/冷不起不會冷、打架也會打架/打不起架不會打架、頭疼也會頭疼/頭疼不起不會頭疼”，表趨向、結果、能力都不能用這種格式表示肯定的可能。這種變換式可以用來區別“V/A+不+起”的可能義與其他意義。¹³

神木話“起”的另一種常見用法是表示起始義，用於動詞、形容詞之後和動賓之間。這時不能用“起來”替換，句末必須有“了₂”。“V/A起”的否定用“沒”，如“沒哭起、沒冷起”等。這種用法的“起”當屬起始體標記。例如：

- (107) 自從長青歿了，我媽一下兒倒哭起了我媽動不動就哭起來了。
- (108) 這種爬場貨，連親戚六人也哄起了這種沒出息的東西，連親戚都開始騙了。
- (109) 七幾年興起個種油砂豆，興了兩年則就不興了。
- (110) 神木這個天氣，一過八月十五就冷起了。

普通話中“起”也可在動詞後表開始義，只是沒有發展成為起始體標記，而是由“起來”表起始體（呂叔湘 1999:439-443）。“起”與普通話的“起來”作用相當，但並不完全相同。第一，普通話的“起來”表示動作開始並繼續進行，或狀態開始出現並繼續發展，神木話的“起”（及“開、開來”，見下文）單純表示開始，並無繼續進行或發展的意思。第二，普通話中同“起來”搭配的形容詞多表積極意義，包括一些意義抽象的詞（同上：441-443）。神木話“起”沒有這一限制，但搭配面較窄，如“冷、忙、烤[tɕʰyʃ] 悶熱、能、權換做作”等，數量有限。

“起”大概到宋代才出現表起始的用法，比作趨向補語要產生得晚（太田辰夫 2003:198-199，志村良治 1995:56）。¹⁴“起”的起始義的形成，應當是兩方面因素起作用的結果。

¹³ 邢向東 (2002:622-623) 對神木話後事時助詞“也”表可能和情理的用法作過描寫，請參看。

¹⁴ 比如，據張美蘭 (2003:280-281) 考察，《祖堂集》中“起”充當趨向補語共 90 例，全部表示動作的方向。據吳福祥 (1996:387-388) 考察，敦煌變文中趨向動詞“起”的用例共 10 例，只充當趨向補語和結果補語，沒有表開始的用法。

一方面，由趨向補語語法化而來。“起”作趨向補語表示由下到上的位移，尤其著眼於位移的起點。物體空間位移的起點，即是時間上動作、狀態的起點，因此可用空間上的“起”來隱喻時間上的“始”。語法上的具體表現是“起”搭配動詞的擴大，由[+位移][+致移]義動詞，向[-位移][-致移]義動詞擴展，再由動詞向形容詞擴展。其引申關係可用下面三個句子表示出來：

- (111) 他站起了。(動作/空間：向上)
- (112) 他嚎起哭起來了。(動作/時間：動作開始：起始)
- (113) 他冷起了。(狀態/時間：狀態出現：起始)

另一方面，可能和“起”的早期動詞義有關。“起”在先秦就有“興起、產生、開始”的意義，在句子中充當謂語（王力 2000:1344）。普通話仍有“從……起”的偏正短語。由表“開始”義充當補語，再逐漸演化為體標記，也不無可能。

同時，就神木話來說，在“起”語法化為體標記的過程中，表示“沒有……的可能”的“V/A+不+起”，也當從否定的方面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起”由充當起始體標記，又進一步虛化為“……的時候”之義，而且位置靈活，可以在動賓之間或賓語之後，還能同時出現在這兩個位置上。¹⁵ 它之所以能夠引出表時間的用法，是由於某一事件、狀態的“起始”本身就是劃分不同時間段的自然界限，換句話說，某一動作、狀態的開始，也就是一個新的時間段“開始的時候”。如：

- (114) 睡起把燈關了睡覺時把燈關掉。
- (115) a. 你去起榆林把我叫上你去榆林的時候叫上我。
b. 你去榆林起把我叫上你去榆林的時候叫上我。
c. 你去起榆林起把我叫上你去榆林的時候叫上我。
- (116) a. 投你考起大學考生就少下了到你考大學的時候考生就少了。
b. 投你考大學起考生就少下了到你考大學的時候考生就少了。
c. 投你考起大學起考生就少下了到你考大學的時候考生就少了。

“起”表時間時的位置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我們認為，它反映了神木話中“V+助+O”和“V+O+助”兩種語序的競爭及其結果。首先，在晉語乃至

¹⁵ 其間的重新分析過程請參看邢向東 (2006:178) 的討論。

整個西北方言中，表進行、持續體的“著”位置在賓語之後，採用“V/A(+O)+著”語序。同時，神木話還用“V/A(+O)+著”表“(過去)……的時候”，如“走著走的時候(過去)、猴著小時候、養你著生你的時候”(邢向東 2002:602-603)。與之平行，表“(未來)……的時候”的手段有“V/A(+O)+起”，如“走起走的時候(將來)、疼起疼的時候(將來)、看見他起看見他的時候(將來)”，兩相對應，十分整齊，體現了類推的力量。不過，在神木話及其他晉語、西北方言中，表“實現體、完成體、達成體、起始體”等的助詞，位置都在動賓之間，如“起”表起始體的格式是“V/A+起+O”。¹⁶ 這樣，在方言中就出現兩種語序的競爭：一方是表時間的“V/A(+O)+著”(平行類推)，另一方是起始體標記的“V/A+起+O”(功能擴展)，兩種力量並存、競爭，以致出現“V起O起”的疊床架屋的表達方式。不過，從競爭的最終結果看，還是類推的力量占了上風。

正因為如此，加上漢語語法中位於句末、分句末的成分有語氣詞化的傾向，最終導致“VO起”中的“起”繼續了語法化進程，由表示時間進一步語法化為表示虛擬意義的句中語氣詞。這種用法只能位於整個VP充當的假設分句之後。動賓之間的“起”則沒有發展出這種用法，仍然停留在表趨向、起始、時間的階段。¹⁷ 例如：

(117) 說起這個事情起就是你的不對了要說到這個事情的話，就是你的不對了。

(118) 怕驚做飯起咱就下館子去來吧懶得做飯的話咱就去下館子。

(119) 你要再耍水起，操心腿把子著你要再游泳的話小心你的腿！

由這種用法進一步擴展，“起”還可在代詞、名詞短語後作話題標記。儘管前面成分的性質已經不同，但“起”表虛擬的意味還在。句子的使用範圍明顯受限，大多用於比較的語境或暗含比較的意思，不能表達已然事件。例如：

(120) 我們起從來也不敢這麼價我們從來都不敢這樣。

(121) 我哥哥起做甚也行嘞，我起做甚也不行我哥幹什麼都行，我幹什麼都不行。

(122) 房子起我也買起嘞房子嚟我也買得起。(邢向東 2006:168-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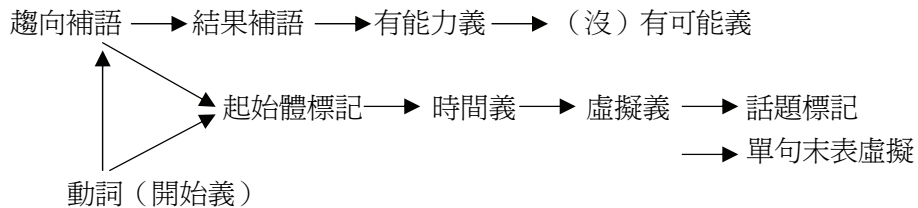
¹⁶ 王鵬翔(2002)報導，陝北話“開”表起始有“VO開、V開O”兩種語序，應是指陝北南部方言。

¹⁷ 從近代漢語和晉語方言的情況來看，就動賓短語來說，一般情況下位於整個短語之後的成分，最有可能語法化為表語氣、提頓意義的助詞，如近代漢語的“時”(江藍生 2002:291-301)，山西晉語的“佬”(郭校珍 2008:8-26)，神木話的“來”等。大同話表時間和提頓語氣的“頓兒”，則處於“V頓兒O”“VO頓兒”競爭的階段(郭校珍 2008:26)。

另一方面，在對話中與人爭辯，反駁對方時，說話人將“起”後面的話隱含掉，直接用“起”煞尾，構成虛擬句。這時句子的語氣十分強烈，實際上是“虛擬+反問”的複合語氣¹⁸（邢向東 2007:1025-1041）。其中“要不是起”已帶有一定的熟語性，例如：

- (123) 甲：這麼高圪楞土楞你不敢跳。
乙：要敢跳起怎麼不敢！
- (124) 甲：天天坐在炕上就等得吃嘞就等著吃！
乙：要不是起你胡說！
- (125) 甲：你這不是吹嘞吧你這別是吹牛吧？
乙：要不是起就不是！

“起”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4.4 “開、開來”的語法化

“開”可以充當趨向補語，表示分開、離開，能與 [+位移] [+致移] 義動詞搭配。有的句子中意義比較抽象，但還沒有脫離位移義。口語中更常見、更自由的手段是用“開來”，其用法與“開”相同，“來”的意義完全虛化，像一個不表義的音節。例如：

- (126) 我們趕緊躲開了。
- (127) 把這個麻袋拆開來，放在這搭兒累事的把這個麻袋拿開，放在這兒礙事呢。
- (128) 英語我扔開丟開多年了。
- (129) 這孩兒兒總算把奶拋開來了這孩子總算斷了奶了。

¹⁸ 晉語中，句中虛詞可以通過隱含後面的部分實現語氣詞化，請參閱邢向東 (2007)。

它們放在意義比較抽象的動詞後作結果補語，表示“解脫、明白”等意義。
例如：

- (130) 事情都說開來了，以後就好好過日子吧。
(131) 這下解[xE⁵³]開了懂了。
(132) 人老了，爽利聽不開話了。

“開、開來”還能在動詞、形容詞之後，表示動作、行爲、狀態的起始，該用法是“離開”義的引申。當屬起始體標記：

- (133) 孩伢兒又嚎開了孩子又哭起來了。
- (134) 天剛暖了兩天，又冷開了又開始冷了。
- (135) 剛才還晴晴兒的個天，說下倒下開來了說下就下起來了。
- (136) 內蒙人一喝酒就唱開來了唱起來了。

“開、開來”的起始體用法，應是直接由趨向補語引申出來的。從人的認知看，空間上某一物體與另一物體分離，相當於時間上一種動作、狀態結束，另一種動作、狀態開始，因此可以用本義為離開的詞隱喻時間上的起始。正如人們表達空間上和時間上的間隔同樣用“離……多遠/多長”一樣。

“開/開來”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謂語 → 趨向補語 → 結果補語
→ 起始體標記

4.5 “上、下、起、開/開來”作體標記的區別

4.5.1 “上”表達成體，“下”表完成體，其語法作用的區別，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句體現出來：“說上婆姨了”意思是開始找對象了，但還沒有訂婚，“上”表示“說婆姨”的行為已經開始實施，但未有結果；“說下婆姨了”意為已經和女方確定關係，訂婚了，“下”表示“說婆姨”的結果已經成就。“天冷上了”意思是“天冷”的狀態開始出現，氣溫低了，但沒有跟前幾天比較的意思。“天冷下了”意為“天比前幾天冷了”，突出的是狀態的變化，但絕對氣溫是不是低可不一定。有趣的是，把“天冷上了”和“天冷下了”翻譯成普通話，都只能說“天冷了”。可見，普通話的“A+了”其實包含了“狀態已經達成”、“狀態

已經發生變化”兩個意義。同樣帶動量賓語，“一天去上三回”只能用於未然句，“一天去下三回”只能用於已然句。

4.5.2 “起、開（來）”與“上”的意義相近，搭配關係、句法環境也有相同之處，如都能用在持續動詞、形容詞後頭，其後都可加“了₂”，但意義和用法都有不同。從意義看，兩者的出發點不同，“V/A+起/開”著眼於動作、狀態開始的那一刻和開始前，“V/A+上”著眼於動作、狀態開始後的那一段時間。比如“一到收夏就忙開/上了一到收夏就忙起來了”一句話中，兩個詞互相替換後意義不同，語境也有區別，“……忙開了”是說到夏收季節就開始忙了，至於忙到什麼時候，句子沒有任何暗示，可擴展為：“收夏前還不咋不怎麼忙，一到收夏就忙開了”。“……忙上了”是說從夏收開始要忙一段時間，其中有“持續一段時間”的含義，可擴展為：“一到收夏就忙上了，忙到八月才能閑下嘞。”句子擴展的部分，正凸顯了“開”和“上”之間語法意義、運用環境的不同。再如，“八九月還不冷，到十月就冷開了。”“十月冷上，得明年四月才能暖嘞。”兩句的“開、上”不能互相替換。造成這種差別的根源在於它們語法化的出發點不同：“上”是從“達成”的結果義進一步語法化為體標記，因此可表達動作、狀態的“開始並繼續”，而“起、開”是從趨向義直接引申為體標記，它們在空間上著眼於“起點”或“分離”，隱喻到時間上，注重的是動作、狀態開始的那一瞬間。

4.5.3 在神木話中，起始體標記“開、開來”和“起”功能重疊，搭配關係、語義特點、風格特點都很接近，這種並存現象應當是方言接觸的結果：“起”和“開”在許多晉語和西北方言中並存。¹⁹ 同時表明其語法化程度不高，還處在多個成分共同表示某一語法意義的階段。

¹⁹ 郭校珍認為，山西晉語的體標記“起（來）”和“開”在體意義上沒有差別，“起（來）”是受普通話影響出現的用法（郭校珍 2008:103-104, 125-128）。王鵬翔（2002）也指出陝北話中“開”的使用頻率比“起”高，而且“VO開”“V開O”格式可以自由替換，“起”則不可。就神木話來說，“起”的語法化程度更高。

5. 結語

5.1 神木話趨向動詞表位移用法與普通話、關中話的差異

①神木話趨向動詞“來、去”可以直接帶處所賓語，構成“來神木、去北京”的格式，與普通話相同，與關中話不同。②神木話複合趨向動詞帶處所賓語的格式是：“I. $D_1 + Loc + (D_2)$ ”，“II. $D_{12} + Loc$ ”格式；動趨式帶處所賓語的格式是：“I. $V + D_1 + Loc + (D_2)$ ”，“II. $V + D_{12} + Loc$ ”，格式 II 與普通話、關中話都不同，只能作連動式前項，例如：“先回去村裡再說。”“那點兒肉拿回去神木倒 [tsɔ⁵³] 已經臭了。”格式 I 與普通話相同，與關中話不同（王軍虎 1997，Tang & Lamarre 2007，唐正大 2008）。③神木話動趨式帶受事、當事賓語，首選位置是動趨式之後，其次是複合趨向補語之間，不能在動、趨之間，這一點與普通話不同，與關中話部分相同。④神木話趨向動詞有方位詞化的用法，能在“往”的後頭充當賓語，與普通話不同，與關中話一致。

5.2 神木話趨向動詞的語法化與普通話的差異

①神木話的“上、下、起、開、開來”分別發展出達成、完成、起始三種體標記的用法。普通話的“起來”表示起始體，“下去”表示繼續體，與神木話不同。以上差異說明趨向補語都有向體貌標記語法化的傾向，但不同的方言選擇的具體詞語不同。②神木話“起”可表時間、語氣，與普通話不同。至於動趨式中趨向動詞的結果意義，神木話也和普通話有所不同。

5.3 在神木話趨向動詞的語法化歷程中，功能的泛化、轉移（如語義的虛化，與謂詞搭配關係的改變與擴展，動詞後賓語的改變與擴展、成分的移位）與重新分析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之間又是互相交織、互相促進的；類推作用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它們的語法化歷程再次表明，所有的語法化的發生，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特定的結構，特定的句類和語言環境。²⁰

²⁰ 關於這一點，請參看劉堅等 (1995)、王錦慧 (2004) 的論述。

引用文獻

- Guo, Xiaozhen (郭校珍). 2008. *Shanxi Jinyu Yufa Zhuanti Yanjiu* 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 [Topic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Jin Dialects, Shanx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2002. Shijianci “shi” he “hou” de yufahua 時間詞“時”和“後”的語法化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temporal words *shi* and *hou*].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2.4:291-301.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1995. Beifang Guanhua li biaooshi keneng de dongci ciwei “liao” 北方官話裡表示可能的動詞詞尾“了” [The verbal suffix *-liao* as potential complement in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5.4:267-278.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2003. Hanyu kongjian weiyi shijian de yuyan biaoda: jianlun shu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a glimpse into the issues of directionals].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1-18.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2008. Beifanghua de “dongci + quxiang buyu + chusuo mingci” geshi 北方話的“動詞+趨向補語+處所名詞”格式 [The form “Verb + Directional Complement + Location Noun” of northern dialects]. *Jin Fangyan Yanjiu* 晉方言研究 [Studies on Jin Dialects], ed. by Quansheng Qiao, 215-222. Taiyuan: Xiwang Press.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2009. Shiba shiji yilai “wang + weici (li)” shi fucixing chengfen de fazhan 十八世紀以來“往+謂詞(裡)”式副詞性成分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adverbial composition like “wang + predicate (li)” since 18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August 21-23, 2009.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and Shuxue Liu (劉淑學). 2001. Hebei Jizhou fangyan “na-bu-liao-zhou” yilei de geshi 河北冀州方言“拿不了走”一類的格式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directionals in the Ji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1.5:428-438. (In Chinese)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2007. *Hanyu Quxiang Dongci de Yufahua* 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In Chinese)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6. Dongnan fangyan de timao biaoji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 [Aspect markers in southeastern dialects].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 of

- Verbs*], ed. by Song Hing Chang, 9-33. Hong Kong: Th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Liu, Jian (劉堅),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and Weiguo Bai (白維國). 1992.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 [*Studies on Function Word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Liu, Jian (劉堅),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and Fuxiang Wu (吳福祥). 1995. Lun youfa Hanyu cihui yufahua de ruogan yinsu 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 [On certain factors in Chinese lexical grammaticaliza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5.3:161-169. (In Chinese)
- Liu, Xunning (劉勛寧). 1988. Xiandai Hanyu ciwei “le” de yufa yiwei 現代漢語詞尾“了”的語法意義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the suffix “le” in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88.5:321-330. (In Chinese)
- Lu, Jianming (陸儉明). 2002. Dongci hou quxiang buyu he binyu de weizhi wenti 動詞後趨向補語和賓語的位置問題 [Concerning the verbal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objec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02.1:5-17. (In Chinese)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2003. *Zhongguoyu Lishi Wenfa*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Shaoyu Jiang & Changhua X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Qiang, Xingna (強星娜). 2009. *Hanyu Huati Biaoji de Leixingxue Yanjiu* 漢語話題標記的類型學研究 [*The Typological Studies on Topic Markers in Chinese*].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ssertation. (In Chinese)
- Shi, Yuzhi (石毓智). 1992. Lun xiandai Hanyu de “ti” fanchou 論現代漢語的“體”範疇 [On the category of “aspect” in Moder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2.6:183-201. (In Chinese)
- Shimura, Ryoji (志村良治). 1995. *Zhongguo Zhongshi Yufashi Yanjiu*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iddle Chinese Grammar*], translated by Lansheng Jiang & Weiguo Ba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Tang, Zhengda (唐正大). 2008. Guanzhong fangyan quxiang biaoda de jufa yuyi leixing 關中方言趨向表達的句法語義類型 [A syntactic-semantic study of motion events of Guanzhong dialect]. *Linguistic Sciences* 2008.2:168-176. (In Chinese)

- Tang, Zhengda, and Christine Lamarre. 2007.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en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standard Chinese and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of Mandarin (Shaanxi).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137-170.
- Wang, Chin-Huei (王錦慧). 2004. 'Wang', 'Lai', 'Qu' *Lishi Yanbian Zonglun* '往' '來' '去' 歷時演變綜論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Wang', 'Lai' and 'Qu'*]. Taipei: Le Jin Books. (In Chinese)
- Wang, Junhu (王軍虎). 1997. Xi'an fangyan de jige jufa tedian 西安方言的幾個句法特點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Xi'an dialect].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7.3:32-33. (In Chinese)
- Wang, Li (王力). (ed.) 2000. *Wang Li Gu Hanyu Zhidian* 王力古漢語字典 [*Wang Li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Wang, Pengxiang (王鵬翔). 2002. Shaanbei fangyan de dongtai leixing 陝北方言的動態類型 [Dynamic type of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s]. *Journal of Yan'an College of Education* 2002.4:38-40.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Shushe. (In Chinese)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1994. Shenmuhua de jiegou zhuci "delai/lai" 神木話的結構助詞 "得來/來" [The structural particles "delai/lai" of Shenm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4.3:208-209. (In Chinese)
- Xing, Xiangdong. 2002. *Shenmu Fangyan Yanjiu* 神木方言研究 [*Studies on Shenmu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Xing, Xiangdong. 2006. *Shaanbei Jinyu Yufa Bijiao Yanjiu* 陝北晉語語法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n Grammar of Northern Shaanxi Jin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Xing, Xiangdong. 2007. Yiwei he yinhan: lun Jinyu ju zhong xuci de yuqicihua 移位和隱含：論晉語句中虛詞的語氣詞化 [Replacement and ellipsis: on the mode-auxiliarization of the function words in sentences in the Jin dialec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1025-1041. (In Chinese)
- Xing, Xiangdong, and Yongsheng Zhang (張永勝). 1997. *Nei Menggu Xibu Fangyan Yufa Yanjiu* 內蒙古西部方言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Western Inner Mongolia Dialects*].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Zhang, Meilan (張美蘭). 2003. *Zutangji Yufa Yanjiu* 祖堂集語法研究 [*Grammatical Studies on Zutangj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邢向東

[Received 21 December 2009; revised 16 September 2010; accepted 3 January 2011]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99 Chang'an South Road
Xi'an 710062, China
xingxd@snnu.edu.cn

Directional Verbs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Shenmu Dialect of Shaanxi

Xiangdong X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Shenmu dialect of Shaanxi, the patterns of the directional verbs demonstrating the end-displacement events include: “D₂+Loc”, “D₁+Loc+(D₂)”, and “V+D₁+Loc+(D₂)”; the patterns showing the heading items located before the linked verbal structures are “D₁₂+Loc” and “V+D₁₂+Loc”; the two orders of the objects of the directional verbs are “V+D₁₂+O” and “V+D₁+O+D₂”. Th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verbs 來 and 去 are used as complements is “V+得+D₂”, while those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are “V+D+嘞” and “V+不+D”, but structures using 去 should be “V+得+去+嘞” and “V+不+得+去”. The directional verbs can be used as position words, and can also be used as the objects of the preposition 往. The usual words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have become aspect markers.

Key words: Jin dialects, the dialect of Shenmu, directional verbs, displacement, grammaticalization